



## 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政党生态的新演进<sup>\*</sup>

鲍永玲

**[摘要]** 在德国难民危机激化的背景下,带有反泛欧主义色彩的德国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强势崛起,德国左翼政党和传统大众政党却显出明显颓势。这一趋势显示,伴随着欧洲各国右翼思潮涌动,一直受到压制的德国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二战后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以新的形态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德国选择党崛起的原因,可从难民危机助推、民众心理需求、左派意识形态固化和传统政党精英化等四方面来分析。该右翼政党的成功将激起德国政坛的巨大漩涡,冲击德国目前的主流左翼意识形态,并将逐步改变德国目前的政党生态格局。

**[关键词]** 难民危机;德国选择党;三州议会选举;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6)06-0072-76

### 一、德国难民危机的激化

自2015年初以来,一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正在席卷欧洲大陆,并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热点之一。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统计数据,2015年共有超过182万非法移民抵达欧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难民。<sup>[1]</sup>欧洲边境管理局警告说,2016年将继续有100万难民抵达欧洲。欧盟国家当中,尤其以德国的难民政策宽松,待遇优厚,成为难民的首选目的地,在难民危机中受到的挑战最为严峻。2014年底德国注册难民总人数已有67万人,2015年新增注册难民为109万人,2016年7月新增难民亦已超过23万人,使得德国宽松的避难政策面临极大考验。

德国难民危机激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9月默克尔以“欢迎文化”和“我们做得到”的口号向滞留匈牙利的数千难民开放边境,她表示德国不会对申请避难者人数设限,而叙利亚难民具有优先避难权。慕尼黑火车站对难民热烈的欢迎景象、默克尔与难民的热情自拍、加上数千难民徒步数百公里蜂拥前往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情景经过电视和阿拉伯世界社交网络的传播和放大,引发了强烈的链式效应。自此,难民潮愈演愈烈,位居欧洲中部的德国如同磁石强烈吸引着中东、中亚和非洲的难民前赴后继前往欧洲。如今欧盟各国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关门政

策,如奥地利联合马其顿等十国将“巴尔干难民通道”永久封闭,同时对自己每年接收的难民数量设立上限;瑞典、挪威等本来欢迎难民的北欧数国,也已经实施了严格的边境检查;而唯一对难民数量既不设上限、亦未实质上削减难民福利的就是德国,预计今年从其他六条偷渡路线新抵达欧洲的大多数难民仍然首选德国为目的,难民危机的负面效应仍将不断发酵。<sup>[2]</sup>

作为接收难民绝对数量最多的德国,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避难规定也在不断调整:一方面鉴于难民资格审核部门工作量远远超出负荷,德国政府一度简化欧盟《避难程序指令》,对叙利亚难民以书面陈述取代口头听证;另一方面,德国政府连续推出“避难一揽子协议”(Asylpaket II)和“避难一揽子协议(二)”(Asylpaket II),但在减缓难民危机上收效甚微。在难民蜂拥进入欧洲之后,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2015年12月科隆元旦夜集体性侵案件和2016年3月布鲁塞尔大规模恐怖袭击震惊世界,默克尔因对难民的开放态度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有人嘲讽她的“道德帝国主义”已被摧毁。奥地利外长库尔茨(Sebastian Kurz)严厉批评默克尔,认为她2015年夏天开放国境让难民前往中欧的决定是“严重的错误”。<sup>[3]</sup>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打破沉默,指出默克尔对难民不设上限是一个错误,“忽视了现实”、“没有计划”。<sup>[4]</sup>

德国电视二台2016年1月“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民调显示,德国民众对难民问题越来越悲观,56%(2015年12月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课题“认知理论视野下的德国启蒙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3YJC720002)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Deutsche Aufklärung in Chinesischer Perspektive”(项目编号:20150102)阶段性成果。

为49%)的受访者认为默克尔在处理难民危机方面表现糟糕,60%(2015年12月为46%)认为德国无法应对大量难民涌入,33%的受访者表示科隆事件影响了他们对难民的看法,42%认为难民威胁德国文化和社会价值观,74%认为难民危机将导致德国政府在其他方面紧缩开销,70%相信犯罪率将因难民增加而大幅上升。德广联(ARD)2月初公布“德国趋势”(Deutschland TREND)调查结果:高达81%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已经对难民问题失去掌控;70%对德国总体气氛感到不安,较上月猛增8个百分点;88%要求缩减对不愿意融合难民的社会福利;61%对黑红联盟政府的工作不满意,只有25%对总体局势仍有信心;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民意支持度持续大幅下跌12个百分点到46%。按照N24-Emnid在2016年初的民意调查,48%的民众害怕太多难民来到德国;甚至有高达90%的基民盟和基社盟选民要求默克尔改变难民政策。在这种情况下,3月13日举行的德国三州大选(Landtagswahl)不可避免地成为表达民意的直接渠道,此次选战也被认为是默克尔执政十年来面临的巨大挑战。

## 二、三州议会选举:德国政党生态新演进

2016年3月13日被德国媒体称为“超级星期日”,德国巴登-符腾堡(简称巴符州)、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安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莱法州)同时举行五年一次的议会选举。难民危机无形间推动许多投票者走向投票箱,民众的参与投票率得到明显提升:在1260万选民中,总共约有870万人在选举中投出选票。根据州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巴符州和莱法州的投票率为70.4%(2011年分别为:66.2%和61.8%),萨安州则为61.1%(2011年为51.2%)。尽管放弃投票的选民依然还是很大的一个团体,但2006年以来投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这一趋势被暂时打破了。<sup>[5]</sup>以难民危机为主题的三州大选引发了预料中的“政治大地震”:三州政府全部被选下了台,迄今的黑红联合政府遭选民遗弃,新的执政联盟呼之欲出;传统政党失去大量选票,可谓惨败而归;选择党一举成为各州第二或第三大党,甚至在巴符州和萨安州得票超过百年大党社民党。这样的局面给各党联盟组建新政府加大了难度,因为所有传统大党在选前都表示不会与右翼的选择党合作;但选举结果是没有哪一个传统政党有实力单独或简单地与其他已有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它们必须面对新的赢家。

1.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情。现任州长德莱尔(Malu Dreyer)领导社民党得票36.2%,与上届选举基本持平;被视为默克尔接班人的克洛克纳(Julia Klöckner)带领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31.8%,减少3.4个百分点,为历年来最差成绩;绿党得票率为5.3%,比上次狂跌10.1个百分点,是最大输家;自民党得票率为6.2%,增加2个百分点;左派党得票率为2.8%,未跨过进入议会规定的5%红线;而异军突起的选择党得票率为12.6%,成为该州第三大党。上述选情使社民党和绿党联盟不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同时各党明确拒绝与选择党结盟,使该州组成多数政府的难度加大,只能组成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红绿黄即信号灯联盟(Ampel-Koalition)。

2. 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情。现任州长克莱驰曼(Winfried Kretschmann)领导绿党得票30.3%,比上次选举增加6.1个百分

点,显示出该州选民对州长的高度信任;基民盟得票率为27%,大跌12个百分点而掉落为第二大党,为历史最差战绩;社民党得票率为12.7%,与2011年相比狂跌10.4个百分点;自民党得票率为8.3%,增加3个百分点;左派党得票率为2.9%,未过5%的红线;而选择党得票率则为15.1%,成为该州第三大党。在这种情况下,绿党和社民党也不再能组成联盟政府,最终组成绿黑联盟。

3.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情。现任州长哈泽洛夫(Reiner Haseloff)领导基民盟得票率为29.8%,比2011年减少2.7个百分点;作为基民盟执政伙伴的社民党得票率为10.6%,狂跌10.9个百分点;绿党得票率为5.2%,减少1.9个百分点;左派党得票率为16.3%,大跌7.4个百分点;自民党得票率为4.8%,增加1.1个百分点,但仍未跨过5%的红线。选择党得票率为24.3%,一举成为该州第二大党,使黑红联合政府在下届议会失去执政多数地位。由于选票不及半数,基民盟和社民党若想继续执政,必须借助绿党的支持,尽管绿党险些掉落在5%最低得票率以下,这样组成了所谓肯尼亚联盟(Kenia-Union)。在德国州政府层面,这样黑红绿组合还从未有过。

在此次三州大选中最为瞩目的,是以蓝色为主色的德国选择党从零起步异军突起,三战皆捷全部获得两位数的得票率,在萨安州甚至跃升为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成为最大赢家。就如《焦点》杂志的评论,“这一刻,德国戏剧性地被改变了”。成立只有三年的选择党取得了二战以来德国右翼政党所能达到的历史最佳成绩。选择党副主席高兰(Alexander Gauland)评论道,选择党有着明确的立场即德国不应再继续接收难民,支持选择党的选民“选掉了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基民盟的巴伐利亚姊妹党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将基民盟的大选失利直接归咎于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此次是德国政治的结构性转变”。这样的大选结果意味着德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趋强,社会分裂加深,政党结构面临重新洗牌。德国新闻电视台认为,三州选举结果对于联邦政府换届大选来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风向标,也令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走向充满悬念。

## 三、德国选择党崛起原因透视及其政治走向

德国选择党是德国最年轻的政党之一,在欧元危机中因反对默克尔的欧元政策于2013年2月在柏林注册成立,又在难民危机中因反对现行难民政策得以发展壮大。定位为“公民政党”(Volkspartei)的选择党初创时期,短短七周内该党就拥有了一万名党员,其中近三千名来自执政的基民盟、社民党等;2015年该党虽然经历了党内闹墙、分裂出走事件,<sup>[6]</sup>支持率曾经短暂下滑,但到2016年已经重新拥有超过2万名党员,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是“德国唯一代表不断增加的公民参与的政党”。目前党主席为佩特丽(Frauke Petry)和默尔腾(Jörg Meuthen)。选择党虽然以4.7%的得票率折翼于上届联邦大选,但此后接连在图灵根州、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汉堡和不莱梅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10.6%、9.7%、12.2%、6.1%和5.5%的支持率。<sup>[7]</sup>目前选择党已经拥有德国16个州和州级市中10个州议会的席位。2014年该党首次参加欧洲议会竞选即获得7.1%的选票,加入欧洲怀疑

主义的欧洲保守党党团(EKP),并从2016年开始与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 FPÖ)组建蓝色联盟(Blaue Allianz)。基社盟副主席、前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指出,“假如这些传统党派不吸取教训,选择党将在联邦大选后成为国会第二大党”。根据德国选择党现有目标,他们致力于2017年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并成为强大的在野党、2021年入主德国政府。深入地看,德国选择党崛起的原因,可从难民危机助推、民众心理需求、左派意识形态固化和传统政党精英化等四方面来进行分析。

### 1. 难民危机助推政党生态变更

随着难民危机的不断激化,德国宽松的避难政策已面临极大考验,地方安置能力日趋饱和;黑红执政联盟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民众中都承受巨大政治压力;难民主题正在分裂德国社会,民众对收容难民带来的后续问题疑虑重重。据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的数据,一方面右翼民粹势力在日益抬头,针对难民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日渐增多;另一方面,难民收容所的犯罪记录也在急速增长,其中一半是家庭暴力,性犯罪和谋杀等刑事犯罪数量也在增加,而公共治安事件更是数不胜数。但为避免危及公众对难民政策的支持,德国内政部曾试图牵头掩盖难民的犯罪行为、包括科隆元旦夜大规模性侵丑闻事件,这使得大量德国民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不满日益发酵,这些都使德国敞开双臂接纳难民之路难度重重。

在民意支持率严重下滑的今日,默克尔政府仍然坚持对难民政策的已有导向。吊诡的是,德国传统大党无论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绿党和左派党,在谈到难民问题时口径一致,几乎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而选择党的政治指向则是反对不设上限和开放边境的难民政策,要求外来人口必须遵守德国基本法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移民必须具备语言水平、学历、职业技能并符合德国就业市场的要求,欢迎有融入能力和意愿的高素质移民。对本国利益的捍卫、对福利制度的谨慎和对主导文化的坚守,构成选择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默克尔年初再次宣称“伊斯兰属于德国”而引发轩然大波,选择党在最新党纲中却提出“伊斯兰不属于德国”,要求以“德意志主导文化”(deutsche Leitkultur)和公民法权为基础来形成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sup>[8]</sup>这点实际上与基民盟十年前要求同化移民的立场高度一致。正是基于德国政府在难民危机中的失败举措,选择党从执政联盟成功挖走大量选票,最大的突破则是吸引了众多不投票选民走向了投票站。

### 2. 民众生存焦虑持续放大

在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德国民众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被放大,民族身份认同遭受强力冲击,民众情绪趋于保守使社会群体的边界更加鲜明。他们焦虑德国的福利制度和经济优势能否继续维持,大部分民众不是希望“趋利”而是试图“避害”,这些具体的生存焦虑也成为选择党壮大的土壤。“选择党选民对当前社会生态更缺乏安全感”,一是体现在对各党选民如何判断当前局势的调查,二是体现在对各党支持者职业和学历的调查。与左派党、社民党等相似,选择党支持率较多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巴符州、萨安州和莱法州的选择党选民中前两位分别是失业者(32%, 36%, 30%)和工人(30%, 35%, 23%),三州参

与投票的失业人群中投给选择党的分别是32%、36%和25%。而巴符州基民盟选民中前二位为退休人员(32%)和自由职业者(30%),社民党为退休者(17%)和失业者(14%),绿党为职员(33%)和自由职业者(30%)。<sup>[9]</sup>与此同时,选择党选民往往有高达90%的比例对德国的难民政策和经济形势包括社会认同表示悲观。可以说,在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和不断恶化的欧洲经济局势下,受教育程度稍低和最易产生生存焦虑的社会群体最容易感受到社会状态的实际变化。他们优先选择温和保守、对福利体系谨慎乐观、希望实行自由经济并做大蛋糕的选择党,而放弃以社会公平为主题、欢迎难民和过分注重分配蛋糕的左翼党派。他们相信此刻德国的最佳选择是“独善其身”而非“兼济欧洲”,悲观情绪正在逐步蔓延,包括德国的中产阶层也在日趋右翼化。

### 3. 左翼意识形态日益固化

由于德国二战时期的特殊历史,在战后意识形态中右翼党派再没有获得有利的空间,这个特点也延续到难民危机之前。2015年11月初德国最著名的民调机构迪迈普(Infratest dimap),进行了涉及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左派党、绿党、自民党、选择党和国家民主党这7个主要党派的民众意识形态定位调查。<sup>[10]</sup>该调查将政党对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倾向程度投射为1—11之间的数字,其中最左翼是1、最右翼是11、中间值是6。从最终得到的数据图表上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从1998年尤其是默克尔2000年担任党主席以来,基民盟不断从中间偏右的位置上滑向左翼,2015年11月达到了创纪录的5.8分,处在很显然的中间偏左的位置上。大黑红联盟可能是基民盟不断左倾的原因,但这也导致大部分德国选民选了偏右翼的政党,却换来实际左倾的联邦政府。在不断左倾的同时,基民盟的党员在十四年间共减少了17万,锐减到与社民党几乎持平的程度。

第二,新兴的选择党正好填补了基民盟左倾后空出来的中间偏右的位置。基民盟在2014年10月到2015年10月这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从中间偏右的6.7左倾到5.8,将自己中间偏右的那部分群众基础拱手相让,而这恰恰是选择党迅猛发展的一段时期。值得指出的是,2014年10月的选择党与2001年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得分都是中间偏右的7.5分;在2015年经历党内分裂后,选择党虽然有所右倾获得8.3分,但仍然处在温和右翼的位置上,远离国家民主党的极右翼界限(9.7),这也相左于主流媒体宣扬选择党乃是极右翼的舆论。虽然社民党等主流左翼政党要求对选择党进行宪法审查的声音不断加压,但近日德国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ßen)仍然清楚地指出,德国选择党不是极右翼政党,德国政界和社会必须正视选择党的诉求。<sup>[11]</sup>作为基民盟中间偏右位置的替代者,选择党既吸收了基民盟流失的部分党员,也吸走了大量本属于基民盟的选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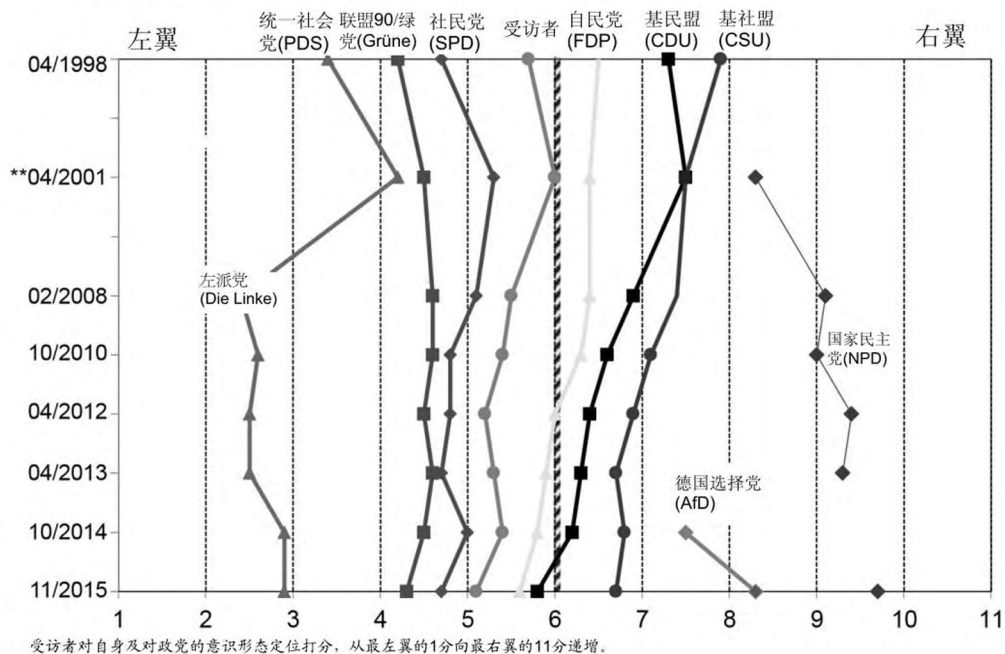
第三,2013年以来德国五大传统政党挤轧在左翼意识形态领域,按从极左到中间偏左的定位分别是左派党(2.9)、绿党(4.3)、社民党(4.7)、自民党(5.6)和基民盟(5.8)。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差距很小,导致其竞争越来越紧张激烈,各政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只能彼此蚕食选票,体现在三州大选中就是出现每州只能一家独大的局面。从长远来看,这预示着德国政坛的偏左阵营在未来很可能因为内部竞争而继续式微的命运。

第四,2001年以来除了国家民主党以及几乎所有德国政党都在持续左倾,使德国政坛严重失衡并形成了生态位空洞。基民盟左倾之后,仍然坚守右翼意识形态领域的只有基社盟(6.8)、选择党(8.3)和极右翼国家民主党(9.7)。基社盟虽然仍在中间偏右的位置上,但也受到姊妹党基民盟的影响而不断

左倾,而且该党作为巴伐利亚地方政党对全国政局影响力有限。作为温和右翼的选择党游弋于基社盟和国家民主党之间,保留着与极右翼的距离,仍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从以上诸点来看,可以说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选择党是应运而生,其产生和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

表1 德国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定位调查

德广联(ARD)-德国趋势(Deutschland TREND)调查:2015年11月



#### 4. 传统政党日趋精英化

从三州大选释放的政治信号来看,表面来看是选民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但从深层次来说也是对传统精英政治的实质挑战。根据德国电视一台对三州大选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巴符州选民多因“对现有难民政策担忧”(90%)、“对德国犯罪率上升”(94%)、“对德国国内民主现状不满”(81%)、“对其他党派失望”(70%)、“期盼执政党更多解决实际问题(77%)”等原因而支持选择党。该党21%的选民被其具体策略说服和吸引,而高达70%的选民则是因为对其他党派失望不满。<sup>[12]</sup>这并不是巴符州的孤例,相似的趋势在其他两州也存在。在难民危机中,联盟政府和各政党发言人在公开场合大谈人道、合作、团结等崇高理念,对事实真相和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却闪烁其词。越来越多偏向保守的选民认为,执政联盟严重忽视了他们的担忧,这种趋势自2013年德国大联合政府成立以来就开始加深了。从三州大选的结果可以看出,传统上持中间偏右立场的基民盟居然是流失选票最多给选择党的,作为执政伙伴的社民党损失最惨,其他传统大党也普遍失利。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曾经尖锐地指出,左翼政治家和学者成了“受保护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已经不能理解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世界。<sup>[13]</sup>事实上,德国传统政党也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而精英化、职业化、

集团化,它们把精力集中在党争权斗之上,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众切身需求;左翼精英控制的“政治正确”舆论和媒体更多地为政治精英摇旗呐喊,引发民众的逆反心情。在默克尔以价值观外交为主导执政十年的背后,是德国中产阶层持续萎缩、贫困人口在近年屡创新高的沉重现实。

在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快速崛起的选择党,虽然引起传统政党的警惕和压制,但总体仍将其视为昙花一现的抗议党。社民党籍、两度总统候选人施万(Gesine Schwan)指出,选择党的存在只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存在6%—12%右翼倾向者,“他们都属于……比如刚才被我称之为失败者或存有社会地位下滑恐惧感的人群”,“就算它被选上了,我也不相信它具有建设性的或者联盟执政的能力。它会消失,这一点我敢肯定。”<sup>[14]</sup>而三州大选后,默克尔面对基民盟惨败的现实,仍然认为“德国选择党对于基民盟而言不是个问题,但德国选择党本身是个麻烦。”与这种对选择党占据主流的态度相比,政治学家帕泽尔特(Werner Patzelt)则批评德国政界有意忽视选择党所代表的巨大民意诉求。他指出,“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反右翼的反思:认为一切比基民盟更右翼的只能是必须加以限制的国家民主党,但是这样人们就看不到,现在德国面临的问题与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被忽视的是移民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德意志人民

构成的改变,这是对我们国家的挑战。”<sup>[15]</sup>实际上,在欧盟其他国家,由于直面移民问题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反泛欧主义政党的兴起,全民党或两党组成“大联盟”的时代早已在漩涡中终结,政府组建往往因党派散落而变得比较困难。三州大选后选择党的崛起,正式宣告德国也跨入了这一历史进程。

#### 四、结语

难民问题是全球问题,考验着国际社会的危机和冲突管理能力;德国对难民的宽容态度在全世界赢得敬意,也间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解决难民问题的舆论压力。但是默克尔政府给叙利亚难民“开绿灯”的行为,不仅仅侵蚀了欧盟现行避难体系核心的《都柏林公约》的效力,而且也违反了德国《基本法》的相关避难规定。愈演愈烈的难民潮使举着道义大旗的默克尔政府深陷困境,日趋孤立。在难民危机中,一向奉行宽容自由避难政策的德国目前仍属于最欢迎难民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公众情绪变化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预计应对难民危机将成为欧盟和德国的长期任务,并最终深远地影响到欧盟和德国的命运。

在难民危机日趋激化背景下进行的三州大选,也受到复杂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三州大选的最终结果,不仅显示德国左翼阵营在未来可能式微的命运,也标志着选择党在德国政坛的正式崛起及其在德国政坛未来的潜力。此次选择党的胜利,是德国右翼保守政党在二战后的第一次胜利,使德国的政治光谱变得更加斑驳和难以捉摸;异军突起、日益靠近德国政治权力中心的选择党也为德国各传统政党敲响了警钟,该党的成功很可能激起德国政坛的巨大漩涡并逐步改变德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预计2016年6月在联邦层次支持率已达15%的选择党将进一步高举反对党的大旗,利用议会席位和议会党团等新获得的政治资源,在各州继续扩大地盘,迎接2017年秋季的联邦大选。这将对默克尔及其领导的黑红联合政府形成直接威胁,冲击德国现有政党生态。这也意味着德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趋强,社会和民意分裂继续加深,多党制的政党结构面临重新洗牌;与此关联,德国对外政策将更加受内政制约,这其中就包括解决当前欧洲难民危机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

#### [注释]

- [1] Frontex, *FRAN Quarterly*, Quarter 4, October-December 2015, p. 10.
- [2] 2016年在德国提交难民申请的人中73.3%是30岁以下男性穆斯林,被认可的难民将会给德国带来庞大的家庭团聚压力。据《焦点》在线网刊报道,日前有德国政府内部文件流出,预计到2020年德国难民总数将高达360万人,除2015年已登记110万难民,2016—2020年平均每年将新抵达50万难民。德联邦移民和难民局证实该文件属实,但辩

解该文件只是“技术性预测”。

- [3] Benjamin Prüfer, “Österreichs Außenminister: Merkels Grenzöffnung war ein schwerer Fehler”, *The Huffington Post*, 03. 03. 2016.
- [4] AFP, “Schröder kritisiert Merkels Flüchtlingspoliti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5. 01. 2016.
- [5] 2006年三州大选投票率曾创下相当糟糕的记录,尤其萨安州参与投票人数甚至不到一半。2011年情形比较特殊,由于日本福岛事件在三州大选前不断发酵,使不少人对选举产生了兴趣,尤其是绿党的温弗里德·克莱曼借此在巴符州冲上了州长的位置。
- [6] 因政见不一,选择党创始人之一卢克(Bernd Lucke)带两千名党员出走另立门户,成立“进步和觉醒联盟”(Allianz für Fortschritt und Aufbruch, ALFA),但后者影响力目前仍然相当微小。
- [7] 2016年9月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选举再次获得20.8%的支持率,仅次于社民党而高于基民盟的19%,除33%的工人和29%的失业者外,该州有23%的自由职业者也投给了选择党。随后的柏林议会选举结果更显示出主流政党衰落、政坛进入战国时代的局势,选择党以14.2%的支持率与左派党和绿党基本持平,基民盟更是掉落到二战以来最差支持率17.6%。梅前州是默克尔作为联邦议院议员的选区所在地,而柏林则是首都,并适逢德国开放国境欢迎难民一周年和2017年联邦大选倒计时一周年,使该月两州选举结果尤其具有象征意义。
- [8]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Grundsatzprogramm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Vorlage zum Bundesparteitag, 04. 2016, S. 34.
- [9] ARD, “Umfragen Wähler nach Tätigkeit”, <http://wahl.tagesschau.de/landtag.shtml>, 访问日期:2016年9月20日。
- [10] Infratest dimap, *Die Positionier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m Links-Rechts-Kontinuum*, [http://www.infratest-dimap.de/uploads/media/LinksRechts\\_Nov2015\\_01.pdf](http://www.infratest-dimap.de/uploads/media/LinksRechts_Nov2015_01.pdf).
- [11] Stefan Aust, “AfD ist keine rechtsextremistische Partei”, *Welt*, 11.04.2016.
- [12] ARD, “Umfragen zur AfD”, <http://wahl.tagesschau.de/landtag.shtml>, 访问日期:2016年9月20日。
- [13] Peggy Noonan, “Trump and the Rise of the Unprotect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5. 02. 2016.
- [14] 周磊:《德国总统候选人独家解读》[N],《欧洲时报》2015年2月27日。
- [15] Deutsche Presse-Agentur, “Politologe: Sorgen von AfD-Anhängern wurden vernachlässigt”, *Neue Westfälische*, 14. 03. 2016.

作者简介:鲍永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博士后,博士。(上海,200235)

收稿日期:2016-07-28

修改日期:2016-09-22